

香港華人家庭健康和 個人身心健康的關係

馬麗莊 王家英
劉玉琮 盤淑嫻

香港亞太研究所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香港華人家庭健康和 個人身心健康的關係

馬麗莊 王家英

劉玉琮 盤淑嫻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亞太研究所

香港華人家庭健康和 個人身心健康的關係

引言

近年香港家庭慘劇及家庭暴力事故不斷發生，引起社會人士莫大的關注和回響，促使特首曾蔭權在其2006-07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出強化家庭功能的政策構思，希望「建立以家庭為核心的支援網絡，鞏固親密和睦的家庭關係。」家庭支援網絡及親密和睦家庭關係是良好家庭健康的指標。然而，甚麼是家庭健康？它涵蓋了那些範疇呢？

家庭健康在此指「家庭有效發掘其內在潛能，面對家庭轉變及危機時，有足夠抗逆力來處理壓力，並促進個人及家庭成長，回饋社會。」（Walsh, 2003:8-9）這個定義的好處在於，第一，它涵蓋面廣，補充了過去從病態角度和統計學觀點去理解家庭健康的不足——前者認為家庭沒有病癥，如家庭糾紛或暴力，便算健康；後者視一般或接近平均狀態的家庭為健康，在這個定義下，那些有別於一般狀況的家庭，例如單親家庭，往往會被標籤為不正常（Walsh, 2003）。第二，本文採納的定義認為良好的家庭功能是家庭健康的重要指標之一，而家庭功能兼受社會文化環境和家庭的發展生命歷程所影響，這定義能使我們察覺宏觀系統對家庭健康的影響，不會認為單憑家庭成員的努力便能達致家庭健康的狀態，而忽視改善客觀環境的重要性。簡言之，根據我們的定義，健康是一種動態，家庭的健康狀態會因應其內外環境的變化而改變，它不是一種內在而固定的家庭特質，故不能簡單地基於家庭的某些處境或景況而將

之分類，例如父母俱在的家庭是健康家庭，單親家庭便是不健康的。

根據澳洲的家庭及社區服務署（Department of Family and Community Services, 2000）的研究顯示，家庭功能能否有效發揮，家庭是否處於健康狀態，有賴家庭是否擁有足夠及懂得善用以下五種資源：時間、經濟資本、人力及文化資本、心理資本、社會資本。家庭功能的發揮受著社會文化因素影響，包括社經地位、家庭結構及地區文化，它也會隨著家庭處於不同發展階段而轉變。家庭的不同發展階段可以由子女成長帶動，也可以因個別家庭成員（如父母）就業或生活方式的轉變而有異。在不同的家庭發展階段，家庭資源的需求和運用也有分別，家庭資源不足或資源運用失調，會影響家庭功能和個人身心的發展。

基於上述的認知，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家庭及小組實務研究中心與香港亞太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在2006年11月合作進行了一項電話民意調查，嘗試系統地探討香港華人家庭健康狀況及在家庭資源的運用，以建立一套香港家庭健康的基線指標，並了解不同指標與個人身心健康的關係。¹ 研究機構於同年12月14日召開記者會作調查結果簡報，並於翌年1月25日舉辦論壇，反應相當熱烈。由於媒體報道各有焦點，而論壇講者對調查結果也有不同解讀，未必全面，故本文從現存文獻出發，深入分析這次調查的結果，以求較全面地呈現香港的家庭健康狀況及其與個人身心健康的關係，並在這基礎上提出一些政策建議。除特別注明外，本文所引用的資料，均來自上述電話調查。表1臚列出該調查受訪者的個人背景資料。

文獻回顧

家庭功能表現於不同生活範疇，據Ryan等（2005）的臨床驗證，這包括：議決家庭事務（problem-solving）、家人溝通、角色分工及表現、家人間的情感回應、家人間的情感參與和行為規範（behaviour control）。良好的家庭功能標示出家庭

表1：受訪者的個人背景資料 (%)

性別	男	41.3
	女	58.7
年齡	(n)	(1010)
	18-24歲	13.3
	25-44歲	38.3
	45-59歲	34.6
	60歲或以上	13.7
	(n)	(1004)
婚姻狀況	未婚	27.8
	已婚	65.5
	其他：再婚、同居、離婚或分居、喪偶	6.7
	(n)	(1009)
教育程度	小學或以下	17.2
	中學、預科	52.9
	大專、大學	29.9
	(n)	(1007)
工作狀況	在職	56.3
	主理家務	17.6
	在學	6.6
	退休	14.8
	沒有工作 (因失業或其他原因)	4.7
	(n)	(1001)
職業類別	經理、專業、輔助專業	32.1
	文員、服務、銷售人員	43.1
	工人	24.8
	(n)	(552)
家庭月收入	1萬港元以下	15.3
	1萬至少於3萬港元	37.4
	3萬港元或以上	32.5
	不知道、不定	14.8
	(n)	(931)
家庭結構	核心家庭 (包括父母與未婚子女)	61.3
	垂直擴大大式家庭 (包括已婚子女與父母、子女與父母及祖父母)	11.9
	夫婦二人家庭	9.8
	單親家庭	6.8
	獨居	4.5
	其他 (包括祖父母與孫兒、夫婦與兄弟姊妹)	5.7
	(n)	(1010)
宗教信仰	沒有	67.2
	有 (包括中國祭祖傳統)	32.8
	(n)	(1006)

健康，而良好的家庭功能建基於不同家庭資源的有效運用。本地及海外研究均指出，家庭如善用其資源，會有效培育孩子，促進他們的心智發展，協助家人面對不同的生活挑戰，如疾病、家人突然辭世和經濟困難等，並能克服困難，跟個人的身心健康息息相關。現就引言提及的各類家庭資源的運用與個人身心健康的關係作一些文獻回顧與探討。

時間運用

時間運用是指家人相聚及分享的情況（Department of Family and Community Services, 2000）。家人相聚時間會受家庭結構的影響。劉玉琼（2004）的研究指出，離婚後的非同住父/母在參與管教孩子，是存在和可行的，然而，大家不是住在一起，非同住父/母與孩子相聚時間也有限制。家庭收入也可能影響家人相聚的時間，本地研究結果發現，家庭收入是否足夠比較性別意識，更影響婦女外出工作的決定，而婦女外出工作明顯會影響她們與孩子相聚的時間（Lau, Ma and Chan, 2006）。

香港自亞洲金融危機及經濟結構轉型後，市民的工作時間明顯延長，超時工作的情況十分普遍（香港婦女發展聯會, 2006; 鍾庭耀、彭嘉麗、陳雪麗, 2006）。工時長，必然影響在職人士投放在家庭生活的時間，並可能引致工作與家庭生活失衡。Wharton及Blair-Loy（2006）在一個有關長工時與家庭生活兩者關係的跨國調查中發現，受訪的香港在職人士較英美受訪者感到較大壓力，壓力源於工作與家庭產生的磨擦。研究結果顯示，中西社會對家庭重視程度不同，香港人比英國和美國人更重視家庭責任。在社化和傳統觀念的影響下，在三地社會裏，香港的女性員工承受因工作與家庭衝突而引致的壓力亦遠較男性為高。在處理家庭與工作的衝突時，不少在職婦女都會減少個人的休息時間或降低對孩子及親職參與的要求（Lo, Stone and Ng, 2003; 香港女青年商會、香港明愛, 2006）。

反過來說，定期的家庭活動，例如家人定時一起吃晚飯、就個別家人的生日及某些特別節日一起慶祝等，對家人，尤其

是孩子的身心健康都有裨益（Kiser et al., 2005），而有質素的家庭閑暇活動亦有助提升整體家庭的凝聚力（劉玉琼, 2004）。

綜合以上的研究結果，我們可以推論，家人相聚及分享時間的增加會提升個人的身心健康。

經濟資本

富裕的家庭當然給家人提供較好的物質生活條件，但不一定對個人身心健康有顯著的影響，家庭處理財富的能力和效果（以下簡稱家庭理財效能），比家庭經濟資本更為重要。

家庭財富與家庭社經背景，二者不可分割，家庭社經背景對個人的影響會因應不同的成長階段和社會文化而有別。本地一個有關貧窮與青少年成長的質性研究發現，35位來自貧窮家庭的青少年，由於家人的關愛、母親的教導、特區政府為貧困人士提供綜援金的基本物質保障，以及個人的積極信念，並沒有強烈感到家庭的物質匱乏和貧困，反認為貧困的環境，是一種生活的磨練和激勵（Lam et al., 2004）。然而，這研究樣本數目少，代表性和普遍性難以確定。

在美國，Fuligni（1997）研究一群來自不同種族背景，包括拉丁美洲、亞洲及歐洲的青少年學業成績時發現，影響青少年學業成績最重要的正面因素是父母、個人及同輩對教育的共同重視，而不是家庭經濟背景。然而，美國在2003年發表的一份有關美籍印第安人的追蹤研究發現，當家庭經濟和物質條件有所改善，孩子的行為偏差和對抗行為便會明顯下降和減少（Costello et al., 2003）。此外，Shek（2005）在香港進行的研究也發現，受貧困影響的青少年較富足家庭的同輩，其自我價值和生活能力均較弱，他們的人生希望和生活滿意度也較低。但該研究也指出，貧困的生活對教導孩子的方法會產生不良影響，而這些變化，可能影響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以上研究結果缺乏一致性，這些不一致的結果似乎顯示富裕的家庭雖然能為家人提供較好的物質生活條件，但不一定對其身心健康有正面的影響，由此推論家庭關係與家庭理財效

能，可能比家庭經濟資本更為重要，因此，我們希望透過本研究，重新探討家庭社經背景、家庭理財效能與個人健康、家庭健康的關係。

人力及文化資本

人力及文化資本是指家長或主要家庭照顧者的教育程度、健康狀況、照顧技巧和能力，以及相關的價值和文化觀念。照顧技巧和能力包括：行為規範技巧、親子交流方法、培育及提升正面行為和態度的方法、以身作則等（Department of Family and Community Services, 2000）。

Prevatt（2003）在探討英國兒童行為表現與教養子女方法及其與家庭功能的關係時發現，不一致的親子方法、體罰及惡劣的家庭關係，會令孩子在社區及學校出現較多行為適應問題，如過份活躍、攻擊性和違規行為；但來自高功能的家庭及得到父母關愛的孩子，他們在社區及學校的行為適應較好，並且能發揮個人的領導及社交能力。然而，以上研究都沒有探討家庭功能與家庭結構和家庭收入的關係，西方文獻顯示，家庭結構和收入是單親家庭孩子學業成就較差的主要原因（Marks, 2006）。針對華人的研究亦顯示，父母的管教模式與孩子的個人成長密切相關；父母溫馨親切的態度和堅定但合理的管教，對孩子的精神健康有正面影響（Stewart et al., 1998）。

參考以上的研究結果，我們預計，擁有較多人力及文化資本的家庭較能有效增進家庭功能，從而提升個人健康及家庭健康。

心理資本

西方有關家庭壓力、調適與適應的理論認為，不幸事故（譬如貧困、疾病、婚姻不和等）是大部分家庭無法避免的事情（Hill, 1949; McCubbin and Patterson, 1983）。本地文獻也指出，不幸事故如精神分裂症會影響整體家庭功能（Sun and Cheung, 1997），癌病的診斷和醫治也會對個人身心健康帶來

負面的後果 (Ma, Choy and Sham, 2000; Simpson, 2005)。然而，個人對不幸事故的認知和應對策略，會對不幸事故與個人健康的關係起中介作用，影響其強弱程度。在香港，Simpson (2005) 發現59位乳癌病患者及其家人在面對醫治癌病過程時，除了患者個人的意志外，家人若能在認知、情感及行為上作出相應的改變，對扶助患者康復會起著決定性的影響。此外，Ma、Pun及Lai (2004) 也發現，若父母及其他家人對孩子的情緒和精神問題有一定的認識，便能更有效地幫助孩子成長。這些研究結果都顯示，個人應付生活的能力和家庭功能，對保持或提升個人身心健康頗為重要。

家人失業也是家庭重大的不幸事故，一項本地調查發現，失業或憂慮失業的受訪者，其家庭衝突多了，家庭凝聚力下降，而個人心理健康也會變差 (王家英、馬麗莊、劉玉琮, 2003; 馬麗莊、王家英、劉玉琮, 2003)。

中國文化著重家庭和諧，家人不和、家庭衝突被視為大不幸，而本地的文獻亦發現家庭衝突，尤其是父母之間的衝突對個人健康及家庭功能有負面影響 (The Boys' and Girls' Clubs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1992; Shek, 1999)。即使在離婚的家庭中，父母的衝突同樣是阻礙孩子成長，及使離異者難以復原的負面因素 (Lau, 2005, 2006)。

以上研究，初步肯定了家庭不幸事件與個人身心健康的緊密關係。然而，由於研究重點的局限，研究只可針對特定的事故 (如疾病、失業或貧窮) 進行相關研究，未能全面了解香港華人家庭一般遇到的不幸事故，而這些事故怎樣影響家庭功能和個人身心健康呢？家庭成員的應付能力怎樣？他們感到應付得來嗎？對於這些問題，目前仍未有科學的量化數據可供參考。

社會資本

社會資本來自人際關係及社區參與 (Department of Family and Community Services, 2000)。良好的人際關係源於鄰舍互助

和親朋關愛，而促進人們參與社區的因素包括良好的居住環境（包括屋內及屋外環境，如完善的醫療服務及文化康樂活動設施），以及健全的社區組織。

黃洪（2004）的研究便發現，人際關係和社區參與跟家庭收入有著關連，本地的貧困家庭，其社會網絡比較薄弱和有限，可以投放在培育子女的社會資本不多。然而，家庭結構和家庭收入應有一定的關係（見下文表21），它們對人際關係及社區參與的影響是否存有差異？黃洪並沒有在研究中回答這個問題。

家長參與學校教育是社會資本及人力和文化資本運用的指標，何瑞珠（2002）的研究嘗試探討家長參與和孩子學業及其他表現的關係。結果顯示，通過參與，家長與老師和其他家長建立互信關係，並掌握到子女的學習情況及需要，給予適切的輔助和支援，有助提升子女學業及其他方面的表現。Cheung等（2004）亦發現，青少年若經常跟家人討論時事及參與學校的社會事務活動，其社會意識及社區參與亦會較強。

以上的本地研究結果初步肯定了人際關係、社區參與和個人狀況的關係，但它們並沒有探討居住環境與家庭健康兩者的關係和對個人身心健康的影響。有見及此，本文希望透過前述的調查數據探討居住環境、家庭健康和個人身心健康的關係，以填補這方面的空白。

研究結果

香港華人家庭的家庭健康狀況與家庭功能

家庭的一般功能普遍被界定為主要家庭健康指標。本研究採用了一個以十條問題組成的量表來量度香港家庭健康，這量表包含了上述Ryan等（2005）所提及五個家庭功能中的四個：即議決家庭事務、家人溝通、角色分工及表現、家人間的情感回應和家人間的情感參與，當中的角色分工及表現只量度家長角色，並只限於有18歲以下孩子的家庭，這樣的決定，以及不

量度行為規範此方面的家庭功能，主要是由於電話訪問在時間及形式上的限制。

作為香港華人家庭健康指標，表2顯示，有關家庭功能的四項正面指標，包括「當危機出現時，家人能互相扶持」、「家人之間會彼此接納對方」、「家人之間可以表達彼此的感受」和「家人是可以互相信賴」，同意及非常同意的受訪者分別有94.1%、89.9%、82.9%及92.4%。但對反面的五個指標，不同意和非常不同意的受訪者就沒有那麼多，當中以「家人會盡量避免去說令大家憂慮的事情」最少，只有53.6%。次低的是「家人有傷心的事情都不能夠互相傾訴」，有65.6%。顯而易見，

表2：香港家庭健康指標：家庭功能（%）

	非常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不知道	(n)
正面量度						
當危機出現時，家人能互相扶持	18.4	75.7	3.3	0.3	2.3	(1010)
家人之間會彼此接納對方	12.3	77.6	5.8	0.4	3.9	(1010)
家人之間可以表達彼此的 感受	7.6	75.3	12.4	0.4	4.3	(1010)
家人是可以互相信賴	15.1	77.3	4.8	0.6	2.2	(1010)
反面量度						
計劃家庭活動很難，因家人 之間存在誤解	2.2	22.7	61.2	8.7	5.2	(1010)
家人有傷心的事情都不能夠 互相傾訴	3.0	28.3	58.9	6.7	3.1	(1010)
家人會盡量避免去說令大家 憂慮的事情	2.4	38.7	49.7	3.9	5.3	(1010)
家人之間有很多怨氣	1.5	19.4	64.3	12.0	2.9	(1010)
一家人很難一齊做決定	2.6	22.5	63.1	4.9	7.0	(1010)
	非常 稱職	頗稱職	不稱職	非常 不稱職	不知道	
整體來說，你認為府上家長 在管教子女的表現稱職嗎？	17.3	65.9	12.5	0.3	4.0	(352)

很多香港家庭在面對危機時，家人都能互相扶持，亦能信賴及接納對方。但遇到憂慮或傷心的事情時，不少香港家庭的成員則傾向隱藏個人的擔憂和感受，這反映出一種不想令家人擔心的心態，亦顯示中國人要隱諱不幸的傳統觀念。就家長角色的表現，在352個有18歲以下孩子家庭中，超過八成（83.2%）的受訪者覺得家長的表現非常或頗稱職；不稱職或非常不稱職的則有12.8%，整體來說，這項角色分工及表現的家庭功能運作良好。

由於上述九項指標都與家庭內部的協調與團結有關，我們將之合併為一概括性的概念「家庭功能」，合併後的均值為2.89，是不錯的水平。若比較不同家庭結構的家庭功能均值，夫婦二人家庭（2.94）、核心家庭（2.90）及垂直擴大式家庭（2.89）的家庭功能，稍高於單親家庭（2.81）及獨居者（2.79）。另外，家庭收入愈高，家庭功能便愈高。三組不同家庭收入的家庭功能均值分別為三萬或以上的2.97、一萬至少於三萬的2.88和一萬以下的2.74（表3）。結果顯示，單親家庭和獨居者的家庭功能較夫婦二人家庭、核心家庭和垂直擴大式家庭為低；而家庭收入愈高，家庭功能亦愈高。

家庭資源的運用

為了更全面地了解香港家庭的家庭健康，我們以下將探討不同家庭資源的運用情況。

一、家人相聚及分享的時間

量度家人相聚及分享的情況可以顯示家庭的時間運用，家人能經常相聚及分享反映出一種珍惜目前的心境，這是家庭健康的一項正面指標。表4指出，有超過六成（62.5%）家庭經常一家人一起吃晚飯，但經常閑話家常及一起進行閑暇活動（例如看戲、看電視、行街購物和到公園）的比例則較少，分別為38.8%和37.1%。

為了簡化資料，我們將三個變項整合為「家人相聚」指標，總體的均值為2.12（表5）。若比較不同的家庭結構，結果

表3：家庭結構及家庭收入與家庭功能的關係

	家庭功能均值	(n)
總體	2.89	(1009)
家庭結構 (F-ratio = 2.807*)		
核心家庭	2.90	(619)
垂直擴大式家庭	2.89	(120)
夫婦二人家庭	2.94	(99)
單親家庭	2.81	(69)
獨居	2.79	(44)
其他	2.81	(58)
家庭月收入 (F-ratio = 28.852***)		
1萬以下	2.74	(141)
1萬至少於3萬	2.88	(348)
3萬或以上	2.97	(303)

* $p < .05$, *** $p < .001$ 。

注：家庭功能均值來自合併表2有關家庭功能的九個變項而成的新尺度 (scale)，為了使各題目的方向性一致，各反面量度的變項均反向重組編碼，所有變項相加後再化為以0為最低及3為最高的新尺度；此尺度經信度檢驗後證明可信 ($\text{Alpha} = 0.752$)，均值愈高代表家庭功能愈高。

均值上的差異以單因方差分析 (ANOVA) 檢定；下同。

表4：香港家庭健康指標：家人相聚及分享的狀況 (%)

	經常	間中	很少	沒有	不知道	(n)
過去一個月，一家人一起吃晚飯	62.5	21.2	12.6	3.8	0.0	(1010)
過去一個月，一家人閑話家常、討論時事，或者分享對事物感受	38.8	32.4	19.8	8.7	0.3	(1010)
過去一個月，一家人一起進行閑暇活動	37.1	30.8	18.8	13.0	0.3	(1010)

發現，來自不同家庭結構的受訪者的家人相聚均值存在顯著差異。均值最高的來自垂直擴大式家庭 (2.28)，其次是夫婦二人家庭 (2.23)，而均值較低的則是單親家庭 (1.85) 及獨居

表5：家庭結構及家庭收入與家人相聚的關係

	家人相聚均值	(n)
總體	2.12	(1010)
家庭結構 (F-ratio = 20.029***)		
核心家庭	2.19	(619)
垂直擴大式家庭	2.28	(120)
夫婦二人家庭	2.23	(99)
單親家庭	1.85	(69)
獨居	1.16	(44)
其他	1.95	(58)
家庭收入 (F-ratio = 11.422***)		
1萬以下	1.89	(141)
1萬至少於3萬	2.18	(348)
3萬或以上	2.25	(303)

*** $p < .001$ 。

注：家人相聚均值來自合併表4有關家人相聚及分享狀況的三個變項而成的新尺度；此尺度經信度檢驗後證明可信（Alpha = 0.753），其值以0為最低，3為最高，均值愈高，代表家人相聚及分享的頻率愈高。

者（1.16）。在不同家庭收入上，差異也很大。家庭收入在一萬元以下的家庭，家人相聚的均值為1.89，遠低於其他兩組有較高家庭收入的家庭（一萬至少於三萬：2.18；三萬或以上：2.25）。研究結果顯示，單親家庭及獨居者的家人相聚及分享的時間較垂直擴大式家庭和夫婦二人家庭為少；而家庭收入較低的家庭，其家人相聚及分享的時間亦較少。

二、家庭的理財效能

如前面文獻回顧中指出，經濟資本的運用顯示家庭理財能力和效果。家庭愈少入不敷支的情況，理財效能便愈高，家庭健康也會愈好。表6的結果顯示，接近七成（69.1%）受訪者的家庭沒有入不敷支的情況，而表示家庭經常和間中出現入不敷支情況的則有18.4%。若以總體均值來評估，3.47的均值

表6：香港家庭健康指標：經濟資本——理財效能（%）

	經常	間中	很少	沒有	不知道	(n)
每月收支有否出現入不敷支的情況	5.1	13.3	9.8	69.1	2.8	(1005)

表7：家庭結構及家庭收入與理財效能的關係

	理財效能均值	(n)
總體	3.47	(977)
家庭結構 (F-ratio = 3.589**)		
核心家庭	3.48	(619)
垂直擴大式家庭	3.34	(116)
夫婦二人家庭	3.71	(96)
單親家庭	3.18	(65)
獨居	3.67	(43)
其他	3.38	(55)
家庭收入 (F-ratio = 38.579***)		
1萬以下	2.94	(139)
1萬至少於3萬	3.44	(342)
3萬或以上	3.72	(303)

** $p < .01$, *** $p < .001$ 。

注：出現入不敷支的情況：1 = 經常，2 = 間中，3 = 很少，4 = 沒有；
均值愈高，代表入不敷支的情況愈少，亦即理財效能愈高。

亦反映出不錯的理財效能（表7）。若比較不同家庭結構受訪者的家庭理財效能均值，夫婦二人家庭的理財效能（3.71）遠較其他家庭結構為高，當中以單親家庭最低（3.18）。至於不同家庭收入方面，有三萬或以上家庭收入的家庭理財效能最高（3.72），其次為有一至少於三萬家庭收入的家庭（3.44），而最低的則是一萬元以下家庭收入的家庭（2.94）。結果反映出單親家庭及收入較低家庭的理財效能較弱。

三、家庭的人力及文化資本運用

有關人力及文化資本的運用，由於研究資源的限制，我們的調查只集中於有18歲以下孩子的家庭（ $n = 352$ ）。這些資本對孩子的培育非常有用，家長若能恩威並施，以冷靜態度來處理孩子問題，並給予孩子適切的輔導，便是一種開明及導向式的教導方法。不少本地及西方研究發現，這教導方法有助孩子健康成長和提升家庭健康。表8顯示，能經常對孩子恩威並施的家長有38.4%，經常以冷靜態度來處理孩子問題的家長有47.7%，而經常給予孩子適切輔導的家長有70.7%。

我們把以上三個變項整合成一指標，作為反映家庭的人力及文化資本，其表徵為該家庭以開明及導向的方式教導孩子。整體而言，受訪家庭的教導方法大都傾向開明及導向式，這可見於頗高的總體均值（2.34）。研究結果顯示，核心家庭、垂直擴大式家庭和單親家庭在教導方法上沒有顯著的分別。但在家庭收入方面，有三萬或以上家庭收入的家庭（2.54）較其他兩組較低家庭收入的家庭（一萬至少於三萬：2.27；一萬以下：2.28），更傾向以開明及導向式的方法教導孩子（表9）。

四、心理資本：家庭逆境與個人應付日常生活的能力

前面說過，不如意事件（如疾病、婚姻不和、失業等）的發生，對家庭整體運作會有影響。如表10指出，表示在過往一年曾遇到不如意事件的受訪者有207人（20.5%），當中190人遇到一項不如意事件，11人遇到兩項不如意事件，而1人遇到三項不如意事件；² 當中最多人遇到的不如意事件是「家人不和」（56人次），其次是「家人或自己有病」（42人次），而第三位是「家人失業或有經濟困難」（35人次）。

同樣地，個人應付日常生活的能力亦會影響其家庭健康。當被問及在應付日常生活時有否感到力不從心時，超過四成（45.1%）受訪者經常或間中有此感覺（表11）。此外，表12的結果亦發現，家庭結構與個人應付日常生活的能力沒有顯著的關係，但來自不同收入家庭的受訪者，應付生活能力的差異卻有顯著分別——家庭收入愈高，應付生活能力便愈高。來

表8：香港家庭健康指標：人力及文化資本——開明及導向式教導子女（%）

	經常	間中	很少	沒有	不知道	(n)
家中大人管教未成年子女時有否恩威並施	38.4	35.2	14.5	9.4	2.6	(352)
家中大人管教未成年子女時有否冷靜處理	47.7	37.8	6.5	4.3	3.7	(352)
家中大人管教未成年子女時有否給予適切輔導	70.7	20.2	4.5	2.3	2.3	(352)

表9：家庭結構及家庭收入與開明及導向式教導子女的關係

	開明導向式 教導子女均值	(n)
總體	2.34	(350)
家庭結構 (F-ratio = 1.081)		
核心家庭	2.34	(247)
垂直擴大式家庭	2.30	(73)
單親家庭	2.20	(17)
其他	2.59	(13)
家庭收入 (F-ratio = 7.157**)		
1萬以下	2.28	(39)
1萬至少於3萬	2.27	(137)
3萬或以上	2.54	(110)

** $p < .01$ 。

注：開明導向式教導子女均值來自合併表8有關家中成人管教未成年孩子方法的三個變項而成的新尺度，此尺度經信度檢驗後證明可信（Alpha = 0.604），其值以0為最低，3為最高，數值愈高，代表愈傾向以開明及導向式方法教導孩子。

自三組不同收入家庭的受訪者，其應付生活能力的均值分別為2.00（三萬或以上）、1.80（一萬至少於三萬）和1.65（一萬以下）。